

勅 穎  
議 水  
或 遺  
問 編



新編

通志

卷四

四庫



勅  
議  
或  
問

明世宗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潁水遺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勅議或問

此據紀錄彙編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九

勅議或問

嘉靖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爲言之朕惟我聖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

兄升遐以朕爲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 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爲者而率爲之茲所議祀典俱未爲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之末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孔子旣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必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  
祀于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八佾遵豆  
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  
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  
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  
不忍燬之也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  
八佾遵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 天之禮也  
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安肯享之昔不觀魯僭  
王之禮寧肯自僭祀 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  
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



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者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有之十百有之未有能與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遵用孔子之道而

聖人神智武功文德直與堯舜並恐有非孔子所可擬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僞稱王者之德不宜僞爲僞稱者近於僭亂僞爲者其實有未盡之也至於服章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旣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

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  
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  
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墮傳至有宋而程頤以親接  
道統之傳遂主英宗不可父濮王 之禮誠所謂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明驗哉今也不正滋來世之  
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  
言哉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  
不爲輔臣辨璉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非諛君也非  
滅師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  
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爲說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下命翰林編脩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爲

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  
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  
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  
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  
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  
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  
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樣臣也其  
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  
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  
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

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爲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個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個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個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

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  
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真實故所言不  
遜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巧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  
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  
涑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  
爲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聖諭

昨卿等已將禮部刊行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  
承卽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

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袞所謂同他俱不暇  
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  
有曰此 聖祖所存不必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  
朕不尊 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  
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言之曰此 聖  
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  
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爲往往有賊  
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  
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貧卒反賴主  
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

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數  
孔子稱王咸謂可者徇私意耳借之以制壓君於上  
威服人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自尊也甚矣孔子教  
人以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爲不道之徒  
不知孔子嘗教爲此等事耶如今人只知說三代之  
治爲體時治爲非夫三代時君臣庶民恰如一個人  
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爲身家之輩動以  
善人爲令色君子爲僞爲讜言爲國睹挾私求進親  
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  
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脩禮樂者衆加變



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凡朝廷興舉動謂狂爲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所行所爲上制君下脅民無所不可是無紀綱法度恣意適情缺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火警或問

有序

朕爲是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辨多言起蓋爲佞大失君道之體特爲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深福禍以搖惑人之心志強幸妄附詆毀善